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

非洲通史 第一卷

编史方法及非洲史前史

主编 [上沃尔特] J. 基-泽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办公室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

非洲通史 第一卷

编史方法及非洲史前史

主编 [上沃尔特] J.基-泽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办公室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洲通史 / (布基纳法索)泽博(Zerbo)等主编.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3. 1

ISBN 978 - 7 - 5001 - 3556 - 2

I. ①非… II. ①泽… ②李… III. ①非洲—历史 IV. ①K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9216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1-0310 号

出版发行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 / (010)68359303(发行部) 68359827(编辑部)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68357807

电子邮箱 / book@ctpc.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c.com.cn>

总 策 划 / 张高里

策划编辑 / 宗 颖 袁仁辉

责任编辑 / 马汝军 孙曼均

审 定 / 孙曼均

封面设计 / 魏大军

排 版 / 杰瑞腾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

规 格 / 710 × 1000mm 1/16

印 张 / 50.5

版 次 / 2013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 2013 年 1 月第一次

ISBN 978 - 7 - 5001 - 3556 - 2

全套定价: 168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说明

1945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告成立。为了推动对人类各族群的研究、促进各国之间的沟通和了解，它组织了全球历史学界的精英，集体编撰亚非拉地区的大型通史著作，而八卷本《非洲通史》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处女之作。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安排和规划，八卷本《非洲通史》需要以中、葡、俄、德、意、西、日文等国际通用语文版本出版，在全球范围公开出版发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现改名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陆续出版了《非洲通史》八卷本中文版，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称赞和国内读者的广泛好评，有力地促进了非洲史在中国的教学、研究与普及，促进了中非人民的交流与往来。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非洲许多国家同为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卫生、环保组织的成员，相互之间的利益交集增多，相互之间的经贸往来频繁，相互之间的合作空间广阔，几乎全部非洲国家都参与的中非合作论坛已经成功召开数届，中国—南部非洲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谈判也已经开始启动……所有这些，都要求中非之间需要加深相互理解。唯有如此，中非之间才能扩大共同利益，共享发展成果，共建和谐世界。

显然，熟悉和了解非洲历史是促进上述目的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中国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国经济、文化走出去的历史大潮中，在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法律新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在非洲人民发展民族经济、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大势中，重读非洲历史，必将有助于加深中非各族人民、各政党、各国家机构、各人民团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支持。

有鉴于此，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决定，在原先分卷出版的基础上，重新修订、结集出版八卷本中文版《非洲通史》，为上述伟大事业贡献自己的独特力量。

本次修订时，为了尽可能地尊重原有译者的译文著作权，我们尽量保留了原来的译文风格，主要的修订工作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纠正原有八卷本出版跨度达20余年所造成的体例、译法不统一，具体包括：（1）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必要时，在括号内加注特殊纪年方式；（2）“我们纪元”一律改为“公元”，“我们纪元前”一律改为“公元前”，但因此会造成歧义的例外；（3）“公元前3千纪”一律改为“公元前三千纪”，依此类推；（4）统一度量衡，一律使用公制单位，统一年代、数字、注释、格式、标点用法，如将“公分”统一改为“厘米”等。

（二）改正了一些过于欧化或难以理解的译法，如原文中曾有“... as early as the first decades of this century, a great many non - African experts could not rid themselves of certain preconceptions and argued that the lack of written

sources and documents made it impossible to engage in any scientific study of such societies.”的表述，最初译文为“早在本世纪最初几十年里，许多不是非洲人的专家仍然不能摆脱若干先入之见，认为由于缺乏书面材料和文件，无法对非洲社会进行什么科学的研究。”我们认为，在这里，non - African experts 不宜译为“不是非洲人的专家”，因为“不是非洲人的专家”或“非非洲人的专家”不仅容易被质疑有汉语语病，而且不能将非洲大陆以外、任何领域、任何时期的专家学者排除，这当然并非原文本意。事实上，只要学过史学史的人都知道，欧美，尤其是欧洲，以世界历史发展中心自居久矣，近东、中东、远东等说法就是其例证之一。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认为，欧洲中心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世界历史分期以欧洲历史为基准，二是宣扬近代史就是欧美文明发展史及其在全球的普及史。欧洲的历史理论具有真理性，视角又以西方为限。亚、非、拉国家虽然历史悠久，但并没有发展出来属于自己的历史理论，对于自身历史的研究也没有形成体系，在世界史上是依附于欧洲史的体系而存在。因此，根据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和历史研究传统，这里的 non - African experts 宜译为欧美史学界或欧洲史学界的专家学者。据此，我们在本次修订时，将原译文修订为“20 世纪最初几十年里，欧美史学界的专家学者大多仍未摆脱成见，认为没有书面记录和历史文献，就无法对非洲社会进行科学研究。”

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的沟通过程。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更由于《非洲通史》涉及的学科专业、历史事件、人名地名等众多知识点数以万计，非任何译者可以全部涉猎，更不用说精通了，因此，在《非洲通史》的翻译、编辑过程中，译者和编者虽然穷尽脑力，仍感力有不及，如有不当之处，还请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一位翻译大家说过，翻译是一件充满遗憾的事情，译文从来没有最好，永远都只有更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愿意抛砖引玉，希望以结集出版的八卷本中文版《非洲通史》来促进中非相互理解，促进中非友好交往，促进非洲史在中国的教学、研究与普及。

参加本次修订工作的编辑人员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韩知更、姜军、马汝军、阿去克同志，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陈其、芮信同志，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陈红同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董鲁平同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杨荣甲、徐小美、徐瑞华、宗颖、王玉玲、袁仁辉、孙曼均、符勇、梁斐、付雅丽、黄定、赵雪频、范伟、蔡彩、曹晓雅、路轶晨等同志。

感谢参与《非洲通史》翻译的各位专家学者和职业译者，感谢担任《非洲通史》审读的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五位资深翻译家，他们的名字都在各卷的出版说明或正文中标明；感谢以前分卷出版时《非洲通史》各卷的编辑、美工、校对人员；他们的辛勤劳动是本次八卷本中文版《非洲通史》得以顺利集结出版的基本前提。

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办公室的大力支持，感谢各位读者的阅读和指正。

《非洲通史》中文版出版说明

第一卷

《非洲通史》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重要学术著作，全书共分八卷，从1980年起分卷陆续出版。

《非洲通史》的编写工作由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任命的国际科学委员会负责，委员大多为非洲人。可以说这是一部以非洲人为主要力量编写的非洲史。此书史料丰富，为我国史学界研究非洲历史提供了方便，也为广大读者了解非洲情况提供了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我公司接受教科文组织的委托，承担《非洲通史》各卷中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在本卷的翻译、审订工作中，我们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新华社、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江西大学等单位的有关同志，特别是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的大力协助和支持，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各章译者姓名分别列于章末。我公司参加本卷译稿编审工作的有张造勋、何大基、梅祖培、严明新等同志。

本卷涉及多种学科，翻译中难免有不妥之处，希望国内读者和有关专家不吝批评指正。

本卷各章脚注中所列人名系指其著作而言，所列年代和页码系指其著作出版年代和页码，读者可按人名在所附参考文献目录中查阅书名。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年12月

序 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阿马杜 - 马赫塔尔·姆博 (1974 ~ 1987)

长期以来,有关非洲的谬论和偏见广为流传,使得外界无法了解非洲的真实面目。人们认为非洲没有历史。尽管莱奥·弗罗贝尼乌斯、莫里斯·德拉福斯和阿图罗·立卜里奥拉等先驱人物进行了重要的研究工作,然而早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里,欧美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仍未摆脱成见,认为没有书面记录和历史文献,就无法对非洲社会进行科学研究。

虽然人们正确地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研究古希腊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然而对非洲人的口头传说,即对各族人民关于他们生活中许多事件线索的集体记忆却不予承认,认为都是毫无价值的。在编写非洲大部分地区的历史时,所使用的唯一资料来自非洲大陆以外,而最后写出来的东西,不像非洲各族人民实际走过的道路,倒像是作者想当然认为非洲人必定走过的道路。根据他们的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欧洲中世纪就是标准。因此,在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方面,非洲应以欧洲为参照系。

实际上,有人拒绝承认非洲人是具有独创性文化的创造者,而这些文化在漫长历史中以自己的形式繁荣发展并延续下去。历史学家们只有摒弃偏见,重新考虑他们的治学态度,才能理解这些文化。

此外,非洲大陆几乎从来没有被看成是一个历史实体。相反,却强调这个,强调那个,力图使人相信,远古以来,“白非洲”和“黑非洲”之间就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人们常把撒哈拉说成是不可通过的地区,阻碍着各族群、各民族的任何融合,也阻碍着沙漠两侧逐步成长起来的社会之间物资、信仰、风俗和思想的任何交流。古埃及和努比亚的文明与撒哈拉以南各民族的文明之间,被划了一道无法逾越的界限。

撒哈拉沙漠横贯东西,阻碍了非洲南北方向的交流。因此,在非洲历史上,沙漠以北地区与地中海沿岸亚欧国家的联系更加密切。不过,人们现在公认,非洲大陆的各种文明,不管其语言和文化有何不同,都是非洲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非洲多民族多部族的重要成员;它们历史悠久,联系紧密,共同组成了光辉的非洲文明。

另一种严重危害客观研究昔日非洲的现象是,随着奴隶贸易和殖民化,出现了各种种族成见,它们引起了轻视和无知,并变得如此根深蒂固,甚至连编史工作的基本概念都被歪曲了。自从被认为是上等人的殖民主义者使用

“白”和“黑”两个概念作为人种的标签以来，受到殖民统治的非洲人不得不既对经济上的奴役又对心理上的奴役进行斗争。既然非洲人可由肤色加以辨认，他们就成了一种商品，被打上戳记，从事繁重劳动。最后，统治他们的那些人认为，他们就是想象中的所谓劣等尼格罗种族的象征。这种伪造的鉴别模式，在许多人的思想中把非洲各族人民的历史降到人种史的地步，而在这种人种史中，对历史和文化的实际情况的了解必然受到歪曲。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自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并开始积极参加国际社会生活，以及作为国际社会存在理由的相互交流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史学家，使用现有的非洲资料（尽管还是相当谨慎），以比较严格、客观和虚心的观点，努力从事对非洲的研究工作。在行使其历史能动权的时候，非洲人自己也深深感到，需要在坚实的基础上恢复自己社会的历史真实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中的八卷本《非洲通史》，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来自许多国家从事这项编写工作的专家，首先是为《非洲通史》奠定理论的和方法的基础。他们热切地讨论了狭义的世界史概念所造成的过于简单化的问题，并在必要和可能时重新确定真正的史实。他们力求突出那些可以更清楚地说明非洲各族人民在其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演变过程的历史资料。

这一繁重任务，由于资料浩繁和文件分散而更趋复杂、更趋困难了。为了解决这个任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得不采取分阶段进行的办法。第一阶段是从1965年到1969年，致力于搜集文件资料和制订工作计划。工作任务是在现场进行的，包括开展活动搜集口头传说，建立一些地区性口头传说文献中心，搜集未经出版的阿拉伯文和阿雅密文（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一些非洲语言）的手稿，编辑档案目录和《非洲历史资料指南》。该《指南》是根据欧洲各国档案馆和图书馆的材料辑成的，后来分9卷出版。此外，还组织了多次会议，使来自非洲和其他各洲的专家们能在一起讨论编史方法问题，经过认真审查现有资料以后，确定了编写大纲。

第二阶段是从1969年到1971年，致力于使《非洲通史》具有雏形，并把各个部分连接起来。1969年在巴黎和1970年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两次国际性专家会议，研究并确定了有关编写和出版《非洲通史》的问题：分8卷出版，主要版本为英文、法文和阿拉伯文，译成斯瓦希里、豪萨、富拉尼、约鲁巴或林加拉等非洲语文版，还将出版德、俄、葡、西、中文版，以及面向非洲和国际广大公众的缩写本。

第三阶段是实际编写和出版工作。在这一阶段内，首先任命了由39人组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其中三分之二来自非洲，其余的来自其他大陆，它承担《非洲通史》编审方面的全部责任。

工作中采用的方法是多学科性的，并且以多方面的研究和多种资料来源为其基础。其中，首先是考古学，因为它掌握了非洲文化和文明史的许多关键。由于考古的研究，现在人们承认非洲很可能是人类的摇篮和历史上首批技术革命的发祥地——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还证明，埃及是世界最灿烂的古代文明之一的所在地。而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材料来源是口头传说。长期以来，它一直被人轻视，现在却成了了解非洲历史的极有价值的工具，使人们有可能追溯非洲不同民族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的活动，从内部了解非洲对世界的看法，真正领会这个大陆文化和制度所依据的准则的独有特征。

我们十分感激负责编写《非洲通史》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及其报告员，以及各卷各章的编辑和作者，感谢他们真实而全面地说明了昔日的非洲，感谢他们摆脱了教条主义来研究实质性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可列举以下几个：贩卖奴隶，这是一个“流血不止的创伤”，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大规模背井离乡，它耗尽了非洲大陆的元气，与此同时，却大大发展了欧洲的经济和商业；殖民化给人口、经济、心理和文化带来影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最后，非殖民化和建国的进程，这激发了当代非洲人民的聪明才智和激情，他们至今往往还很活跃。在论述这些问题时，都很注意真实性和严谨性。这是《非洲通史》一书的巨大优点。《非洲通史》对我们有关非洲的知识作出了评价，提出了非洲文化的各种观点，并对历史提出了新的看法，因此它具有以下的显著优点：既反映光明面，也反映阴暗面，并公开提出学者之间存在的不同见解。

《非洲通史》指出了对非洲的研究工作长期以来方法之不当，因之要求重新认真研究编史工作和文化特性这两方面的问题，两者由于互相作用而密切关连。像任何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一样，《非洲通史》为进一步大量研究各种专题铺平了道路。

因此，国际科学委员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密切合作，决定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深入探讨一些专题，以便对非洲过去的某些方面有更清楚的了解。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报告和文件集——非洲通史》丛中陆续发表的研究成果，将成为《非洲通史》的有益补充。计划编写的有关国别史或分地区史的著作也将起到同样的作用。

《非洲通史》说明了非洲历史上的团结以及非洲同其他大陆，尤其是同美洲大陆和加勒比地区的关系。长期以来，美洲的非洲人后裔从事的创造性工作被某些历史学家不加区别地当作是非洲文化特点的大杂烩。《非洲通史》的作者们不是采取这种态度。在本书中，被运往美洲的奴隶们所进行的反抗行动，非洲人后裔不断地和大规模地参与争取美国独立的斗争以及参与民族解放运动等，都按照实际情况予以正确理解，即这一切都有力地表现了同一性，从而有助于形成对人类的普遍概念。虽然在不同地方情况可能有差别，但是现在十分清楚的是，西半球某些国家的感觉、思维、想象和行为

的方式，都深受非洲影响。从美国南部到巴西北部，跨越加勒比地区以及在太平洋沿岸，到处都可以看到非洲文化遗产。在某些地方，这种文化遗产甚至加强了居民某些最重要成分的文化特性。

《非洲通史》还清楚地阐明了非洲与印度洋彼岸的南亚的关系，以及非洲通过相互交流对其他文明所作的贡献。

我深信，非洲各族人民为赢得独立、巩固独立、进行开发和维护其文化特征所作出的努力，应该扎根于对历史的觉悟之中。这种觉悟一代接一代地重新焕发，敏锐地被意识到，并且传承下去。

我当过教师，并且从非洲独立的早期起，担任过西非和中非几个国家第一个史地课程改革委员会的主席，从中取得了一些经验。这段经历使我体会到：为了教育青年，为了使广大公众了解情况，由洞悉非洲的问题和希望、并能从整体来理解非洲大陆的学者编写一部史书，是多么必要。

鉴于上述原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目标在于保证，用多种文字出版《非洲通史》，广为发行传播，并以此为基础，出版儿童读物、中小学教科书和编排广播电视节目，使非洲以及其他地方的成年人和青年人，包括小学生和大、中学生，可以更真实地了解非洲大陆的过去及其各种因素，还可以更公正地理解非洲大陆的文化遗产和对人类总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因此，这部《非洲通史》必将有利于国际合作，有利于加强各国人民团结一致争取正义、进步和和平的事业。至少，这是我最诚挚的希望。

我谨向国际科学委员会各位委员、报告员、各卷编辑、作者以及所有参加这部巨著写作的人表示深切的感谢。他们完成的著作和所作出的贡献都清楚地证明，具有不同背景，但在为普遍真理服务的过程中都怀有同样的善意和热情的人，能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国际体制内，完成一部有巨大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著作。我同样感谢各组织和各国政府，承蒙它们的热心帮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得以出版不同文字版本的《非洲通史》，从而保证这部著作具有当之无愧的世界性影响，从而服务于整个国际社会。

编写计划说明

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主席

B. A. 奥戈特* (1978 ~ 1983 年)

教科文组织第十六届大会责成总干事主持编写《非洲通史》。1970年，执行局成立了国际科学委员会，委托本委员会执行这一艰巨的任务。根据教科文组织执行局1971年通过的章程，本委员会由39名委员（其中三分之二来自非洲，三分之一来自其他大陆）组成，由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任命，在本委员会任期内以个人身份进行工作。

本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确定本书的主要特点。本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确定了以下各点：

①虽然《非洲通史》的目标是尽可能达到最高科学水平，但是它并不追求面面俱到和详尽无遗。这是一部摆脱教条主义的综合性著作，它将在许多方面说明一些问题，叙述当前对各种问题所掌握的情况以及研究工作的主要趋势，与此同时，它毫不迟疑地提出存在的不同观点。这样，它就为未来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②在这部著作中，非洲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目的是说明非洲大陆各部分之间的历史关系，而迄今为止所出版的著作往往把它分成若干部分。非洲同其他大陆的历史联系受到应有的重视，并从互相交流和多边影响的角度分析这些联系，以便恰如其分地说明非洲对人类历史的贡献。

③《非洲通史》尤其是一部思想、文明、社会和制度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范围很广，包括口头传说和艺术形式。

④《非洲通史》实质上是从内部来观察的。虽然这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非洲作者如何看待自己文明的忠实反映。虽然这部著作要在国际范围内编写，并充分吸取现有科学知识，但承认非洲的遗产也非常重要，还应该说明有利于非洲大陆团结的各种重要因素。致力于从内部观察事物的做法是本书的新颖独到之处，因而除了科学质量而外，这部著作还具有现实意义。通过反映非洲的真实面貌，《非洲通史》能为一个专心从事经济和技术斗争的时代提供一种特殊的人类价值准则。

本委员会决定，这部涵盖300多万年非洲历史的著作分八卷出版，每卷

* 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第六届全体会议（布拉柴维尔，1983年）选出了新的主席团，由艾伯特·阿杜·博亨教授代替奥戈特教授出任主席。

约有 800 页正文，内附插图、照片、地图和图表。

每卷由一名主编负责，必要时配备一名或两名副主编。各卷编辑均由本委员会从委员中或从外部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选举产生。各卷主编和副主编根据委员会通过的计划和计划进行工作。他们对各卷内容、文字、插图进行定稿。总之，就《非洲通史》的全部科学技术方面对本委员会负责，在两届会议之间则对本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办公室审定最后文稿。在办公室认为文稿可以交付出版时，将文稿提交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因而，本委员会或在两届会议之间，本委员会办公室对本书负完全责任。

每卷约 30 章。每章由一名主要作者执笔，必要时由一两名合作者协助。作者由本委员会根据其简历遴选。对非洲作者给予优先考虑，但他们必须具备应有的资历。此外，还尽可能保证在作者中，非洲大陆的各个地区，以及与非非洲有历史和文化联系的其他地区有同等代表。

在每卷编者审毕各章文稿以后，文稿送交委员会全体委员征询意见。此外，编者将每卷待审文稿送交审读委员会，审读委员会是按照委员的专业在国际科学委员会内部设立的，审读委员会对各章内容和形式进行分析。办公室最后审核文稿。

这种程序看来时间长，涉及面广，但已证明是必要的，因为它最大可能地保证了《非洲通史》的科学客观性。事实上，确有几次办公室不同意原稿内容，或是坚持作重大修改，甚至另请作者重写某章；有时要去请教精通某一阶段历史或某一问题的专家，以便对某卷内容进行最后定稿。

本书将先出版英、法、阿拉伯文的精装本，然后再出版这三种文字的平装本。英、法文的节本将译成非洲各种文字。本委员会已选定斯瓦希里文和豪萨文作为第一批非洲文字来翻译本书。

此外，还要尽一切努力保证出版《非洲通史》的中、葡、俄、德、意、西、日文等国际通用语文版本。

显然这是一项宏伟的任务，对于非洲史学家和广大学术团体，以及对于正在主持这项工作的教科文组织来说，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因为编写这样一部非洲大陆历史肯定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它涉及以往 300 万年，要利用最高标准的学术成就，而且要动用不同国家、文化、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的学者参加。这是一部全大陆的国际性多学科巨著。

总之，我要强调这部著作对非洲和对世界的重大意义。正当非洲各族人民为团结和进一步合作进行奋斗以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充分了解非洲的过去，非洲人民之间的联系，以及非洲同其他大陆的联系，不仅对全世界人民的相互了解是一项重大贡献，而且对了解全人类文化遗产也是一个重要的源泉。

纪年注释

经一致同意，采取下列方法来书写年代。史前年代，可用两种不同方法书写。

一种方法是参照现在的纪元，即距今的年代，以 +1950 年为基准年；所有的年代是相对于 +1950 年的负数。

另一种方法是参照基督纪元的开始。日期前简单加上 + 号或 - 号以表相对于基督纪元的年代。在提到世纪时，以“我们纪元前”和“我们纪元”字样代替公元前和公元这两个用语。

举例如下：

(i) 距今 2300 年 = -350 年

(ii) 公元前 2900 年 = -2900 年

公元 1800 年 = +1800 年

(iii) 公元前 5 世纪 = 我们纪元前 5 世纪

公元 3 世纪 = 我们纪元 3 世纪

总 论

J. 基 - 泽博

非洲*是有历史的。在早已成为过去的时代里，地图和航海图上曾有过大块大块的空白，表示非洲大陆是边沿的和附属的地方，而学者们对非洲的了解也曾经被概括成这样一句带有神秘色彩的话：“这里为狮子出没之所。”这本身也许就是对非洲并无所知的辩解之词。但是后来发现了这里的矿山和由此可带来的利益，随之又发现了拥有这些矿山的“土著部落”，而这些土著部落像矿山一样被当做殖民国家的财产予以并吞。后来，这些“土著部落”觉醒成为对他们身上的枷锁忍无可忍的民族，他们热血沸腾，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解放斗争。

* 本卷编辑注：

非洲即“阿非利加”（Africa），这个词的由来很难说清。自罗马时代起“阿非利加”这个名称就为人们所接受，它取代了原为希腊或埃及文的“利比亚”（Libys），“利比亚”在创世纪里是指利布人或利宾斯人的土地。“阿非利加”原指北非沿海地带，从公元第一个世纪末开始，“阿非利加”成为对整个大陆的名称。

但是，这个名称原来究竟是何所指呢？

首先，就可能性最大的解释而言，已提出过下列一些说法。

有人认为“阿非利加”一词来源于居住在迦太基南部的一个柏柏尔人部族的名称，即阿法利克（Afarik）或阿乌利加（Aourigha），因而，“阿非利加”（Afriga）或（Ahica）的意思是阿法利克人的土地。

阿非利加一词的另外一个来源是两个腓尼基词，其中一词的意思是玉米棒子，这是该地区富饶的象征；另外一个词是法利基亚（Pharikia），意思是水果之乡。

还有人提出，这个词可能起源于拉丁语的一个形容词“阿卜利加”（aprica）（阳光明媚），或来自希腊语“阿卜利克”（aprikē）（没有寒冷的）。

另外一个来源可能是腓尼基语“法拉卡”（faraqa）这个词根，是分离或分散的意思。但可指出的是，在一些非洲语言里，如班巴拉语，也可发现同样的词根。

在梵语和印地语中，词根阿帕拉（Apara）或阿非利加（Africa）表示在地理上位于什么地方后面的地方，换言之，就是西方。因此，阿非利加是西面的大陆。

利奥·阿弗里卡纳斯（Leo Africanus）讲述的一个历史传说认为，一个叫阿非利克斯的也门人首领在公元2000年曾入侵北非，建立了一个叫阿非利基亚（Afrikyah）的小城。但更可能的是，阿拉伯语中伊非利基亚（Ifriqiya）一词是阿非利加（Africa）这个词的阿拉伯语音译。

有种说法甚至认为，阿弗尔（Afer）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孙子，海格立斯的伴侣。

与整个人类历史一样，非洲历史实际上也是一部觉醒的历史。非洲历史需要重写，因为长期以来，它时常被“环境势力”即被无知和私利所埋没、伪造、歪曲和篡改。几百年来，非洲一直遭受残酷压迫，一代又一代的旅行家、奴隶贩子、探险家、传教士、殖民统治者和形形色色的学者无一例外地把非洲说成是到处贫穷、野蛮成性、很不可靠和混乱不堪。这种形象一直被无休止地突出推断，说现在和未来都理应如此。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写一部单纯与殖民主义历史算旧账的历史，使殖民主义历史作者的用意适得其反，而是要改变人们的看法并恢复那些已被忘却或丧失的形象。为了创造真正的文化意识，我们必须再次求助于科学。我们必须把事情的真实发展过程重新组合起来，我们还必须找到另外的论述方式。

如果这些是这项工作的目的和原因，理由和动机，那么如何着手进行，即采用什么方法，和往常一样，是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这是在教科文组织赞助下编写的《非洲通史》第一卷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为什么？

这是一项科学工作。依然笼罩着非洲大陆过去的阴影和昏暗是对人类好奇心的一个不可抗拒的挑战。实际上，非洲的历史还没有人了解。拼凑的家系，不明的年代，用印象派的含手法描述的结构，或若隐若现的模糊结构，由于以前发生的事已无案可查致使时间顺序荒唐可笑——所有这些构成了一部断断续续、支离破碎的影片，它只能反映我们的愚昧无知，然而，虽然这是一部令人气愤，以致实际上很有害的后果，但我们还是把它当做确实发生过的真正非洲历史了。因此，非洲历史在全部人类史和文明史中被赋予如此低微和从属的地位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几十年来，成千上万的研究人员，其中有些是伟大的甚至是卓有成就的，一直在古老的非洲进行着全面的发掘工作。每年都有许多新的论著问世，这些论著都表示了越来越肯定的态度。关于非洲的一些发现，有些是重大的发现，使整个人类史某些阶段的含义成了问题。

但是这种工作的分散形式本身就带有危险，由于缺少协作可能造成矛盾和混乱；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可能更重视研究人员而不是他研究的对象，如此等等。因此，为了尊重科学，似乎很有必要在教科文组织的赞助下，在一个国际科学委员会领导下，并在非洲编辑的参加下，由非洲和非洲以外的学者小组进行一项有着无可指摘的质量的全面研究，使之反映最新情况。在这次对非洲的伟大新发现中，共同工作的研究人员的数目和名望使这项工作成为国际合作中的一次卓越的尝试。和任何其他科学相比，历史学可能更是一门人文科学。它直接产生于奔忙不息的，有时纷乱的各民族火热熔炉中。人

类亲自在生活中创造的并在实验室、图书馆和发掘地点构思的历史，也是为了启发和促进人类和人民的认识而编写的。

对于非洲人来说，非洲的历史不是某种可对之感到自我陶醉的镜子，也不是回避今天的工作和任务的巧妙借口。如果它是那种转移目标的东西，那么整个工作的科学目标就要受到损害。但对自己的过去不了解，或者说，对自己的大部分情况不了解，不是更容易使我们脱离前进的目标吗？今天，危害非洲的所有邪恶弊端以及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势力造成的。正如合理诊断和对症下药的第一步是重新研究疾病的发展过程，同样，全面分析非洲大陆的首要任务必须是分析它的历史。一个人除非生活在麻木不仁和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否则，他的生活就不可能没有回忆，也不可能都是别人的回忆。而历史则是各个民族的回忆。这种回忆对于一个人自己来讲，可以作为一种解放性的精神发泄。就像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所需要的那样，深入自己的内心世界，这种分析在暴露抑制我们个性的基本力量的同时，使我们从复杂心理中解脱出来，因为这种复杂心理把我们的意识牢牢禁锢在下意识深处。但是，如果我们想确保不以一种神话代替另一种神话，那么，我们就必须保证，对历史事实，即真正的和直接的意识之母，进行严格的检验和证实。

怎样做？

这样，我们就面临怎样做的难题，也就是面临方法问题。

同在其他方面一样，在这方面我们必须采取一条中间路线，一方面不把非洲作为过于特别的情况来对待，另一方面，也不过多地使用世界其他地方通用的方式。有些人说，在我们谈论非洲的真正历史以前，应当设法寻找欧洲写历史时那样的证据以及同类的书面材料或碑刻铭文。简言之，他们认为，无论在热带还是在南北极，史学家的问题都一样。关于这一点，必须明确重申，借口缺少材料来压制理性是行不通的。理性并不因为应用于热带而有所不同。理性是至高无上的，它不屈从于地理位置。但是，恰恰因为理性不是盲目的，所以为了准确而牢固地掌握情况，必须以不同的方式了解不同的现实。因此，当一个人既要研究《松迪亚塔法萨》^①这一史诗，又要研究牧师会法规《德维利斯》或拿破仑给他的高级官员的函件时，就必须按照不同的思维方法应用内部和外部批评的原则。必须采取不同的方法与技巧。这种思维方法在非洲也要因地制宜。尼罗河盆地和这个大陆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就历史的再现而言，与欧洲共同的地方多于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共同

^① 用马林克语 (Malinke) 说就是“松迪亚塔 (Sundjata) 赞歌”。松迪亚塔是 13 世纪马里帝国的创建者，是非洲史上最著名的英雄之一。

的地方。

实际上，看一看非洲大陆的自然地理情况，就可以知道非洲历史所特有的困难了。非洲，如果说确曾存在过的话，也是一个孤零零的大陆，过去似乎并不理睬旧世界的其他部分，与之相连的只有苏伊土地峡这根脆弱的脐带。非洲大陆的坚硬地块一直伸到南面的海洋中，四周被海岸山脉所环绕，河流穿过这些山脉的峡谷以磅礴的气势奔腾入海，这些河流本身就构成了巨大的障碍。撒哈拉沙漠与阿比西尼亚山脉之间的唯一较大通道也被加扎勒河的广阔沼泽地所堵塞。大风和海流守卫着从布朗角到佛得角的海岸，而大陆中部的三个沙漠则是造成与外界隔绝的内部障碍。南面是卡拉哈里沙漠；中间是号称“绿色沙漠”的赤道森林：人们要想安全通过，必须克服各种各样的危险；北面是撒哈拉沙漠，它是沙漠之王，巨大的大陆过滤器，茫茫无际的沙石之海，与阿特拉斯山脉边缘相连，把非洲的地中海沿岸部分和大陆其余部分隔开。这些生态力量，尽管没有使非洲成为完全与世隔绝的地方，但是，特别在史前时期，对非洲命运的各个方面都起了重大作用。它们还提高了所有自然通道的价值，这些通道在千百万年前开始对非洲探险时，就已被作为过道或走廊。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那南北走向的东非大裂谷，它从非洲中部开始，穿过埃塞俄比亚山脉一直到伊拉克。东西走向的桑加、乌班吉和扎伊尔峡谷也一定曾被当做走廊。黑非洲最初的几个王国在这些比较容易到达的地区，即萨赫勒地区^①发展起来，不是偶然的；这些地区曾一度可以从内部穿过，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外界开放的，与拥有不同的补充资源的邻近的非洲地区有过交往。这些开放地区的发展比较快，从而提供了一个反面证据，证明了与外界隔绝是非洲在争取某种进步方面速度缓慢的重要因素之一。^②正如费尔南德·布劳德尔所写的那样“文明产生于土地之上”，他还说“文明产生于聚居”。非洲大陆地域辽阔，但人口稀少，因而易于流动；自然条件优越，水果繁多，矿产丰富，但地方病和传染病^③流行，这就使得非洲不能实现人口集中，而人口集中则几乎一直是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实现重大质变的前提。而且，从远古时代就开始的贩卖奴隶，特别是在15世纪至19世纪这种交易大规模组织起来之后，曾造成严重的人口外流，这只能使非洲失去甚至技术方面的任何突出创造所必需的稳定和人力。无论自然条件还是人的条件，地理条件还是历史条件都不曾有利于非洲。为了客观地，而不是从种族低劣、天生的部族制和所谓非洲人的历史被动性这类荒诞说法出发提出问题，我们必须回顾进化过程的这些基本条件。这些

① 出自阿拉伯语（Sahil）海岸，这里是被当作海洋的沙漠边缘地区之意。

② 气候因素不可忽视。瑟斯顿·肖教授（Thurstan Shaw）强调了下面的事实，即在尼日尔峡谷地区种植某些适于地中海气候（冬季下雨）的谷物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北纬18°以南，由于热带锋的影响，不适于这些谷物生长。见C. T. 肖（C. T. Shaw）的著作，1971年b，第143~153页。

③ 见J. 福特（J. Ford），1971年。